

群島。

環狀的、叢聚的、紡錘形的，島嶼。人類DNA像一片浮油從陡峭的重力井延展出來。

叫出一組L-5群島交換資料被過度簡化的圖像顯示。是一個可點擊成紅色實體的區塊，一片佔據你整個螢幕的巨大矩形。

自由區。自由區意味著很多東西，並非每一項都被上下穿梭在重力井的遊客所熟知。自由區是妓院和銀行網絡，是尋歡場和自由港，是溫泉地和邊境城市。自由區是拉斯維加斯和巴比倫空中花園，是一座軌道上的日內瓦，是近親交配精心改良家族「泰絲爾與艾施普」工業氏族的家。

飛往巴黎的土航班機上，他們一起坐在頭等艙。莫莉靠窗，旁邊是凱斯，里維耶和亞米帝吉靠走道。飛機傾斜飛過水面，一次，凱斯看到一座希臘島城像珠寶般閃耀；另一次，他伸手取飲料，看見自己加水波本威士忌的深處，閃現一隻巨大人類精蟲般的東西。

莫莉傾身橫越他，賞了里維耶一記耳光，這是另一次。「少來，寶貝。別玩把戲。你敢在我身上搞下意識那套爛招，我會讓你死得很慘。我不用動你一根寒毛就辦得到。我喜歡這樣。」

凱斯的頭自動轉向亞米帝吉想看看他的反應。光滑的臉平靜，藍眼睛警戒著，但沒有憤怒，「沒錯，彼得。別亂來。」

凱斯回頭，及時捕捉到一朵黑玫瑰短暫的閃現，如皮革般光澤的花瓣，黑色的莖上頭佈滿明亮鋒刺。

彼得·里維耶甜美微笑，闔上眼，很快入睡。

莫莉轉身，鏡片映在深色的窗上。

「你上去過，沒有嗎？」莫莉問。他輾轉不安靠回日航太空梭上深厚的記憶墊躺椅。

「沒有。很少旅行，除非是為了工作。」空服員正將讀數電極貼在他的手腕與左耳上。

「希望你別得SAS，」她說。

「暈機？不可能。」

「不太一樣。你在零重力狀態下，會心跳加速、內耳發狂一陣子。逃亡反射會發作，就像收到訊號要狂奔，再加上一堆腎上腺素。」空服員移至里維耶，從紅色塑膠圍裙裡拿出一組新的電極。

凱斯轉頭，想看清楚舊歐力航站的輪廓，但太空梭發射台被優雅的塑性混凝土噴焰偏向板遮住。最靠窗的偏向板上，有一句紅色噴漆噴成的阿拉伯文標語。

他閉上眼，告訴自己太空梭只是一架大飛機，飛得很高的飛機。味道聞起來也像飛機，像新衣服、口香糖，還有疲憊。他聽著播送的日本筆音樂等待著。

二十分鐘，然後重力像一隻帶著古石骨骼巨大柔軟的手壓上他。

太空適應症候群比莫莉描述得更糟，但症狀丟得夠快，讓他能夠入睡。空服員在他們準備泊靠上日航

航站區時叫醒他。

「自由區到了嗎？」他問，看見一絲頤和園煙草從襯衫口袋裡優雅飄出，在他鼻頭前十公分處舞動。太空梭飛行時禁止吸煙。

「沒有，我們遇上老闖習慣性的臨時起意，懂吧？我們要搭這輛計程車去錫安，錫安叢居地。」她觸碰身上安全帶的解除板，開始掙脫膠墊的擁抱。「要我說的話，地點選得有趣。」

「怎麼說？」

「拖把綰。瑞斯塔。殖民地現在大概三十年有了。」

「什麼意思？」

「你會懂的。地方對我來說還可以。反正在那裡他們會讓你抽你的煙。」

錫安由五名不願意回地球的工作人員建立，這些人背棄了重力井，開始建造。他們在殖民地中央環體的旋轉重力裝置完成前，承受著鈣質流失和心臟皺縮。從計程車的透明座艙罩望去，隨便順手湊出的錫安殼體，讓凱斯想起伊斯坦堡的拼湊木造屋，殼體褪色不規則的金屬板上，潦草畫著雷射刻出的瑞斯塔法里教符號，和焊接工姓名的縮寫字母。

茉莉和一個叫艾羅的消瘦錫安人一起幫凱斯通過一條自由落體走道，直達一個較小環體的核心。他在第二波太空適應症候群的暈眩中，失去了亞米帝吉和里維耶的蹤影。「好，」茉莉說，把他的腿用力擠進頭頂的一個窄艙口。「抓住梯子橫階。就像是倒著爬，好吧？你正向殼體前進，那就像往下爬進重力。懂嗎？」

凱斯的胃翻騰。

「你會沒事的，們兒，」艾羅說，他咧嘴笑，鑲金的門牙像括號框起笑容。不知何故，隧道的終點成了底部。凱斯擁抱微弱的重力，如同溺水者找到氣囊。

「起來，」莫莉說，「難道你接下來要親它？」凱斯壓著胃平躺在甲板上，雙臂伸開。有東西敲他肩膀。他翻身，見到一大細彈性纜繩。「遊戲屋時間，」她說。「你幫我把這綁上去。」他環視這寬廣乏味的空間，注意到每一平面上都焊有鋼環，似乎隨意佈置而成。

依照莫莉複雜的安排，他們穿好纜繩，再掛上用舊的黃色塑膠布。他們穿繩時，凱斯逐漸感受到叢居不斷振動傳來的音樂。稱之為「混音」，從龐大的數位化流行歌曲資料庫內容，拼組成感覺強烈的雜燴；這是禮拜的儀式，營造社群感，莫莉說。凱斯掀動一片黃布；那玩意很輕，但還是不聽使喚。錫安散發著味道，煮熟的蔬菜、人類，和大麻。

「很好，」亞米帝吉說，放鬆屈膝自艙口滑入，對著塑膠布迷宮點點頭。里維耶尾隨，微重力裡沒那麼有把握。

「需要你幫忙幹活時你在哪？」凱斯問里維耶。

男子開口說話。一小尾鱒魚游出，拖曳著不可思議的氣泡。鱒魚掠過凱斯的頰。「在腦子裡，」里維耶說，微笑。

凱斯笑了起來。

「不錯嘛，」里維耶說，「你會笑。我是應該幫你，可惜我手不巧。」他舉起手掌，瞬間倍增。四條臂，四隻手。

「只是無害的小丑表演，是吧，里維耶？」莫莉踏入他們之間。

「唷，」艾羅自艙口說，「你跟我來，牛仔們兒。」

「是你的控制平台，」亞米帝吉說，「還有其他裝備。去貨艙幫忙卸貨。」

「你很蒼白喔，們兒，」艾羅說，他們引導包裹在泡棉裡的保坂終端機走過中央走廊。「你也許該吃點東西。」

凱斯嘴裡唾液氾濫；他搖搖頭。

亞米帝吉宣佈要在錫安待八十小時，讓莫莉和凱斯適應零重力，他說，同時練習在零重力狀態下工作。他會向他們簡報自由區和漫射光山莊（鑒光館）的情況。不清楚里維耶要做什麼，但凱斯不想多問。他們抵達後數小時，亞米帝吉派他去黃塑膠布迷宮叫里維耶出來用餐。他發現里維耶貓一般蜷曲在薄記憶墊上，裸身，顯然睡著，一個光環圍繞他的頭公轉，光環上自轉著小小白色幾何形狀，立方體、球體，和角錐體。「嘿，里維耶。」光環持續繞旋。他回去告訴亞米帝吉。「他嗑藥嗑得正爽，」莫莉說，從箭槍分解的零件中抬頭。「隨他去。」

亞米帝吉似乎認為零重力會影響凱斯在母體內的行動能力。「別擔心，」凱斯辯解，「我一切入母體，人就不在這兒。沒差。」

「你腎上腺素過高，」亞米帝吉說。「你還有太空適應症候群。你沒時間讓症候群消退。得學著與之共處。」

「所以我在這行動？」

「不。只是練習，凱斯。上去走廊……」

符控流域，控制台一旦把它呈顯出來，便與控制台的物理位置毫無關係。凱斯切入，張開眼，看見東海岸核分裂管理局資料的阿茲特克金字塔體，令人熟悉的配置。

「還好嗎，迪西？」

「我死了，凱斯。在這保坂裡有足夠時間把這事想清楚。」

「死掉感覺如何？」

「沒感覺。」

「困擾你？」

「困擾我的是，沒有什麼會困擾我。」

「怎麼說？」

「在西伯利亞俄國營區，我有個弟兄拇指凍傷了。救護隊趕來，切掉拇指。幾個月後一天晚上他翻來覆去睡不著覺。艾洛伊，我說，你哪裡不舒服？他媽的拇指在癢，他說。於是我告訴他，癢就抓啊。麥考依，他說，是他媽的另一根手指。」組建笑起來時，笑以另一種方式出現，不是笑，而是在凱斯脊骨下刺入一道冰冷。「幫我個忙，小子。」

「什麼，迪西？」

「你這次勾當結束後，洗掉這該死的玩意。」

凱斯不了解錫安人。

艾羅，無來由的，說了個故事，一個小傢伙從他前額生出，然後蹦蹦跳跳跑進水耕大麻林裡。「很小的傢伙，們兒，不比你手指長。」他用掌撫摩寬闊無疤的棕色前額，微笑著。

「是大麻，」莫莉說，當凱斯告訴她這個故事。「不同的意識狀態對他們其實沒差，懂嗎？艾羅告訴你發生了這麼一件事，好吧，是發生在他身上。他說的不是屁話，比較像詩。懂吧？」

凱斯半信半疑點頭。錫安人說話時總會碰你，手搭你肩土。他不喜歡這樣。

「嗨，艾羅，」一小時後，凱斯喊他，正準備在自由落體走廊做行動練習。「來這，老兄。給你看看個東西。」他拿出皮下電極。

艾羅慢動作翻滾。光腳撞上鋼牆，空出來的手抓住一根撐架。另一隻手拿著透明水袋，鼓漲著藍綠色海藻。他溫和眨眼，露齒而笑。

「試試這，」凱斯說。

他拿起電極帶，戴上，凱斯調整電極。他閉上眼。凱斯按下電源。艾羅顫抖。凱斯把他切出來。「看見什麼，老兄？」

「巴比倫，」艾羅說，語氣悲傷，遞還他電極，踢腿下走廊。

里維耶一動不動坐在膠墊上，右臂齊肩伸直。一條蛇，以寶石為鱗，眼睛像紅寶霓虹，緊緊蜷曲在他肘上幾毫米處。凱斯望著那蛇，黑與腥紅色條紋，手指粗細，慢慢緊縮，繞著里維耶臂膀纏緊。

「來，」男子親切對上翻手掌中央一隻蒼白如蠟的蠍子說。「來。」蠍子擺動棕色的螯鉗，竄上

他的臂，蠍足追索微暗的血管顯示。當抵達肘內側，蠍子停住，似乎在振動。里維耶發出輕柔嘶嘶聲。蠍螯舉起，顫抖，刺進鼓起血管上方的皮膚。珊瑚蛇鬆開，注射物進入里維耶時，他緩緩嘆息。

接著蛇與蠍都消失了，他左手拿著一支乳白色塑膠注射器。「『若神真有造出什麼好東西，他留給了自己。』你知道這說法嗎，凱斯？」

「知道，」凱斯說。「我聽過這被拿來說很多不同的事。你總是把這弄成個小戲？」

里維耶鬆開拿掉手臂上手術用的彈性軟管。「沒錯。這樣比較有趣。」他微笑，目光現在變得悠遠，雙頰泛紅。「我置入一層薄膜，就在血管上方，因此永不需要擔心針頭狀況如何。」

「不會痛？」

明亮雙眼看著他的眼。「當然會痛。但正是過程的一部分，不是嗎？」

「我會用皮下吸收貼布，」凱斯說。

「乏味，」里維耶不以為然，然後笑了起來，穿上短袖白棉襯衫。

「一定頗不錯，」凱斯說，站起身。

「自己也會爽一下，凱斯？」

「我得把爽戒掉。」

「自由區，」亞米帝吉說，觸碰百靈小型全像投影機上的面板。影像搖晃聚焦，從一端到另一端距離幾乎三公尺。「這兒是賭場。」他的手伸進呈像的骨架裡，指著。「飯店，分層所有權公寓，沿著這是大型商店。」手移動著。「藍色區域是湖泊。」他走到模型一端。「一支大雪茄。兩頭窄狹。」

「這點我們看得很清楚。」莫莉說。

「變窄時，引發造山運動。地面似乎變高，更崎嶇，但不難爬。爬得越高，重力越小。上頭是運動場。有室內自行車傾斜賽道。」

「有什麼？」凱斯傾身向前。

「他們比賽自行車，」莫莉說。「低重力，高阻力胎，時速飆過一百公里。」

「這一邊跟我們無關，」亞米帝吉以慣常的嚴肅語氣說。

「該死，」莫莉說，「我是個狂熱的自行車手。」

里維耶吃吃笑。

亞米帝吉走到投影另一端。「我們感興趣的是這一頭。」全息影像的內部細節到此結束，紡錘體的最後一節空無一物。「這是漫射光山莊。攀登出重力的路線非常陡峭，所有接近的方式都設有監控。唯一入徑，這兒，正中央。零重力。」

「裡頭有什麼，老闆？」里維耶前傾，伸長頸子。四個微小形體在亞米帝吉指尖附近閃爍。亞米帝吉拍擊，像打蚊子。

「彼得，」亞米帝吉說，「你會是第一個找到答案的人。你要設法讓他們邀請你。一旦進到裡頭，你負責讓莫莉也進得去。」

凱斯盯著代表漫射光的空白，想起芬的故事：史密斯、吉米、會說話的頭，還有忍者。

「知道什麼細節嗎？」里維耶問。「我需要準備些行頭，你知道的。」

「記住這些街道，」亞米帝吉說，走回模型中央。「這兒是慾物街。這是儒勒凡爾納街。」

里維耶翻了翻白眼。

亞米帝吉朗誦自由區街道名稱時，他的鼻、頰、和下巴，冒出一打明亮的膿炮。連莫莉也笑了。亞米帝吉停頓，以冷酷空洞的眼注視所有的人。

「抱歉，」里維耶說，膿炮閃爍，然後消失無踪。

在睡眠週期的後段，凱斯醒來，意識到莫莉蹲踞在他身旁墊子上。可以感覺到她緊繃的張力。他困惑躺著。當她移動，速度之快令他驚愕。莫莉飛身穿越布幔之際，他都還未搞清楚她其實早劃開了黃塑膠布。

「別給我動，朋友。」

凱斯翻身，將頭伸出塑膠布劃開的口子。「搞什……？」

「閉嘴。」

「妳是那個命定之人，朋友們兒，」錫安口音說。「稱作貓眼。稱作剃刀足stepping razor。我，繆康，姐妹。弟兄們想跟妳和牛仔聊聊。」

「什麼弟兄？」

「創始人，們兒。錫安長老，你知的……」

「打開艙口，燈光會弄醒老闆，」凱斯低語。

「讓那變得特別暗，」男子說。「現在，來。我和我去見創始人。」

「你知道我砍你有多快，朋友？」

「別儘是站著說話，姐妹。來。」

兩名僅存的錫安創始者是老人，因過長時間拒絕重力的擁抱而加速老化。棕色的腿，由於鈣質流失而易碎，在反射陽光的強烈光線下顯得脆弱。他們飄浮在彩虹葉飾的鮮豔叢林中央，濃豔的集體創作壁畫，覆蓋住球體室整面殼身。空氣中佈滿濃郁的樹脂煙霧。

「踩著剃刀，」莫莉飄流進球體室時，一人說。「就像附在鞭杖上。」

「那是我們的故事，姐妹，」另一人說，「一個宗教故事。我們很高興你們跟著繆康來了。」

「你們怎麼不說*牙買加土話？」莫莉問。

「我來自洛杉磯，」老人說。他的髮辮如一叢蓬生之樹，枝幹帶著鋼絲絨色澤。「很久以前，從重力井上升，離開巴比倫。帶領部族回鄉。如今我的弟兄將妳比作剃刀足。」

莫莉延伸右手，刀刃在煙霧瀰漫的空氣中閃亮。

另一個創始人仰天大笑。「末世，就要來臨」。聲音。聲音在曠野中呼喊，預言巴比倫的滅亡

...

「聲音。」來自洛杉磯的創始人凝視凱斯。「我們監聽很多頻率。我們一直聆聽。聲音出現，從巴別眾語中發聲，對我們說。向我們播放雄壯的混音。」

「叫冬·寂，」另一人說，發音成兩個分開的字。

凱斯感覺手臂上起了雞皮疙瘩。

「寂對我們說，」第一個創始人說，「寂說我們要幫助你。」

「什麼時候的事？」凱斯問。

「你們抵達錫安三十小時前。」

「以前聽過這個聲音嗎？」

「沒有，」來自洛杉磯的人說，「我們不清楚聲音的意義。如果這已是末世，我們必須預期會出現偽先知……」

「聽好，」凱斯說，「那是AI，懂嗎？人工智能。放給你聽的音樂，可能是要竊聽你們的資料庫，再混成它認為你們想聽的東西——」

「巴比倫，」另一個創始人插話，「孕育許多惡魔，我和我知道。群魔亂舞。」

「你剛叫我什麼，老頭？」茉莉問。

「剃刀足。妳會鞭罰巴比倫，姊妹，鞭懲它最黑暗之心……」

「聲音帶來什麼訊息？」凱斯問。

「我們被告知要幫你，」另一人說，「說你可作為末世的工具。」他皺紋滿佈的臉神色憂愁。「我們被告知要派繆康與你同行，乘坐他的加維拖船，去自由區巴比倫港。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繆康，野孩子」另一個說，「是正直的拖船駕駛。」

「不過我們決定也派艾羅，乘著巴比倫搖滾，保護加維。」

古怪的寂靜充塞圓頂建築。

「就這樣？」凱斯問。「你們這些傢伙是受僱於亞米帝吉，還是其他什麼人？」

「我們租借空間給你們，」洛杉磯創始人說。「我們在這兒介入許多來往運輸，不在乎巴比倫律

法。我們的律法乃是耶和華的話語。但這次，也許，我們錯了。」

「多量兩次，一刀砍下，」另一人說，輕聲。

「好了，凱斯，」莫莉說。「在那男人還沒發現我們離開前，趕緊回去吧。」

「繆康會帶你們回去。耶和華之愛，姐妹。」

神經喚術士 Neuro
開元書印

拖船馬可斯·加維是個長九公尺直徑兩公尺的鋼鼓，隨著繆康按下導航噴射，嘎吱顫抖。凱斯呈八字攤在他的彈性重力網裡，透過東莨菪鹼引發的朦朧，盯著錫安人肌肉發達的背。他吞下那顆藥來減弱太空適應症候群引發的反胃，但製造商摻在藥裡用來抵消東莨菪鹼的興奮劑，對他被動過手腳的生理系統來說，起不了什麼作用。

「還要多久才到自由區？」莫莉問，自繆康駕駛模組旁的重力網。

「不用太久，可以說。」

「你們這些傢伙會不會用小時來思考？」

「姐妹，時間就是時間，妳知道這代表什麼？長髮辮，」然後他甩甩髮辮，「在掌控，們兒，我和我來到自由區，當我和我就到來……」

「凱斯，」她說，「你有沒有試著和我們伯恩的夥伴接觸？像你在錫安插上線動嘴唇的時間裡？」

「夥伴，」凱斯說，「是啊。沒。我沒有。但倒是有個類似的有趣故事，算是伊斯坦堡的尾聲。」他告訴她希爾頓的電話事件。

「老天，」她說，「那是個機會。你怎麼掛掉電話了呢？」

「可能是任何人，」他說謊。「只是個晶片……我不知道……」他聳聳肩。

「該不是因為你害怕吧？呃？」

他再次聳肩。

「現在做。」

「什麼？」

「現在。無論如何，跟腦死線談談。」

「藥物搞得我還昏沉沉的，」他抗議，但仍伸手取出電極。他的控制台和保阪架在繆康模組後頭，與一台超高解析度的克雷顯示器並排。

他調整電極。馬可斯·加維以一台巨大老舊的俄式空氣洗滌機為主體，匆促拼裝而成。滌氣機是一個矩狀物，上面亂塗拉斯塔法里教象徵的錫安之獅和黑星客輪，疊覆寫滿紅綠黃三色古斯拉夫語字母的貼紙。繆康的駕駛裝備被人噴成火辣辣的熱帶粉紅，多噴到螢幕和讀數表上的漆，被刀片刮掉。船首氣密艙周圍的密封墊，裝飾著一團團一條條半硬半透明的防漏填隙物，如笨拙的仿海草條。他視線越過繆康肩膀瞥一眼中央螢幕，看見靠站顯示：拖船路徑一線紅點，自由區則是分成數節的綠圓圈。他看著線條自我延伸，產生一個新點。

他切入。

「迪西？」

「嗯。」

「你試過侵入它嗎？」

「當然。我腦死了。第一次。只是好玩，切入夠高夠深，接到里約密集商業區。大買賣，跨國企業，巴西政府點得跟聖誕樹一樣亮。只是好玩，你知道？然後我開始接近這個立方體，大概更高三個

層級。切上那，進行突破。」

「像什麼，視覺上看來？」

「白色立方體。」

「你怎麼知道那是？」

「我怎麼知道？老天。那是我見過最厚的冰。不然還會是什麼？那裡的軍隊沒類似的玩意。反正我切出，要我的電腦查查。」

「如何？」

「名列圖靈登錄上。N。里約主機擁有者是間法國公司。」

凱斯咬著下唇，視線越過東海岸核分裂管理局的高原，凝視母體無限的神經電子虛空。「泰絲爾——艾施普，迪西？」

「泰絲爾，沒錯。」

「然後你回去？」

「沒錯。我當時瘋了。想我可以試著切入。擊到第一層，她就寫了這名字。我的徒弟聞到皮膚焦味，拔掉我身上電極。難搞的渾球，那冰。」

「然後你的腦電圖成了一直線。」

「嗯，傳奇是這麼傳的，不是嗎？」

凱斯切出。「該死，」他說，「妳以為迪西怎麼把自己搞死的？呃？想去搞N。很好嘛……」
「繼續試，」她說，「你們兩個應該是最了不起的，對吧？」

「迪西，」凱斯說，「我想要探探伯恩一個。」有什麼理由要我別這麼做？」

「除非你對死亡有幾近病態的恐懼，不然沒什麼理由。」

凱斯輸入瑞士銀行部門，符控流域抖顫，模糊，膠凝，他感覺一陣興奮浪潮襲來。東海岸核分裂管理局消失，蘇黎世商業銀行冷酷的錯綜幾何取而代之。他再鍵入，伯恩。

「再上去，」組建說。「在高處。」

他們攀升光之格架，層層頻閃，藍焰搖曳。

那就是了，凱斯想。

冬寂是一簡單的白光立方體，暗示著高度複雜的純然簡約。

「看來沒什麼，是吧？」腦死線說。「你試著碰觸看看。」

「我要進去瞧瞧，迪西。」

「請便。」

凱斯鍵擊，落在立方體四個座標格點內。空白的面，此刻聳立他上方，微弱的內部暗影開始騷動，如千名舞者在一片霧面玻璃後迴旋。

「知道我們在這，」腦死線發覺。

凱斯再鍵擊，一次；他們向前騰躍一個座標格點。

一點灰圓在立方體表面成形。

「迪西……」

「退出，快。」

灰色區域平穩鼓突，成為球體，與立方體分離。

凱斯感覺自己拍打最大值倒回鍵MAX REVERSE時，控制平台邊緣刺痛著手掌。母體在倒退中模糊；他們沉落瑞士銀行構成的微明柱體。他抬頭上望。球體現在變暗，向他逼近。墜下。

「切出，」腦死線說。

黑暗如鐵鎚擊下。

冷鋼的氣味與冰撫摩他的脊椎。

無數臉龐從霓虹森林中窺伺，水手騙徒和妓女，毒銀天空下……

「聽好，凱斯，你說你他媽搞什麼鬼，是抓狂了還是怎麼著？」

痛楚穩定搏動，緣脊骨中央而下……

雨聲喚醒了他，緩慢的毛毛雨，腳糾結在廢棄的光纖纜線盤卷中。大型遊樂場聲浪沖刷著他，退去，回返。翻身，他坐起身，抱著頭。

遊樂場後頭維修口透出的光，映照出一段段潮溼的密集板破片，以及拆光的遊戲機台滴水的殼身。褪色的粉紅與黃色模版印出的流線日文在機台一側。

他視線上移，望見髒污的塑膠窗，日光燈微弱閃爍。

他的背疼，他的脊椎。

他站起身，撥開眼上的溼髮。

發生了什麼：

他摸索口袋裡的錢，什麼也沒有，顫抖。他的外套呢？想找，看看機台後方，放棄。

在仁清，他估量一下人群。週五。一定是週五。琳達或許在遊樂場。可能有錢，至少香菸……。

咳嗽，擰擠襯衫前襟的雨水，他穿越人群擠向遊樂場入口。

全象影像隨遊戲機的怒吼扭曲抖動，這地方擁擠的霧霾層疊著鬼影，氣味散發著汗水與乏味的緊張。一名穿著白T恤的水手在坦克大戰機台前用核子彈轟擊波昂，蔚藍的閃光。

她正玩巫師城堡，沉醉其中，灰色眼睛一圈黑色畫筆抹出的煙薰眼妝。

他的手臂纏繞她，她抬頭微笑。「嘿。你還好嗎？看起來淋溼了。」

他吻她。

「你讓我輸了遊戲，」她說。「你看，渾蛋。第七層地下城，該死的吸血鬼幹掉了我。」她遞給他一支菸。「你看起來很累，老兄。剛在哪？」

「我不知道。」

「你嗑了藥嗎，凱斯？又喝了酒？吃了隆尼的安非他命？」

「或許吧……妳上次見到我是多久前？」

「嘿，你在耍我，是吧？」她凝視他。「是不是？」

「不是。大概昏了過去。我……醒來時人就在巷子裡。」

「也許有人幹倒了你，寶貝。你錢沒事？」

他搖搖頭。

「看吧。你需要一個地方睡覺，凱斯？」

「我想是。」

「那就來吧。」她牽著他手。「替你找點吃的還有咖啡。帶你回家。很高興見到你，老兄。」她捏了捏他手。

他笑了。

有什麼東西裂開。

在萬物核心什麼移動。遊樂場凍結，震顫——

她消失了。記憶的重量塌落，整個體系的知識打入他的頭，有如微軟嵌入插槽。消失。他聞到燃燒的肉。

穿白T恤的水手消失。遊樂場空盪，安靜。凱斯慢慢轉身，駝著肩，齙牙，雙手不自主緊縮成拳。空盪。一張捏皺的黃色糖果包裝紙，在一架機台邊緣維持平衡，掉落地板，躺在一地踩扁菸蒂和保麗龍杯間。

「我有菸，」凱斯說，向下望著他指節泛白的拳。「我有菸還有女孩還有睡覺的地方。你聽到了嗎，你這個王八蛋？聽到了嗎？」

回聲穿越遊樂場的空洞，沿著機台的走廊漸逝。

他走出遊樂場走上街道。雨已停。

仁清荒廢。

全象影像閃爍，霓虹舞動。他聞到對街小販手推車上煮熟的蔬菜味。一包未開封的頤和園躺在他

腳邊，旁邊一盒火柴。「朱利亞斯·迪恩進出口貿易」。凱斯盯著印刷商標和日文翻譯。

「好吧，」他說，撿起火柴開封香菸。「我聽見你了。」

他好整以暇爬上迪恩辦公室樓梯。不急，他對自己說，不急。達利癱軟的鐘仍報著錯誤的時間。康定斯基的桌子，和新阿茲特克風的書架上佈滿積塵。一壁白色玻璃纖維貨運模組的薑味瀰漫房間。

「門鎖著嗎？」凱斯等待回應，無人應。他穿越，走到辦公室門，試了試。「朱利？」

綠燈罩的黃銅桌燈，在迪恩書桌上打出一環光圈。凱斯凝望著一台古老打字機內部，望著色帶，皺巴巴的打印成品，和裝滿樣品薑的黏黏塑膠袋。

沒人在。

凱斯繞過寬大的鋼桌，推開迪恩的座椅。他在桌面下銀色膠帶固定的龜裂皮槍套裡找到了槍。古董點375口徑連發左輪，鋸掉了槍管和扳機護弓。握把纏著層層遮蔽膠帶。老舊，泛黃，發出灰塵光澤的膠帶。他旋出彈膛，一顆顆檢視六發彈藥。手動上膛。軟鉛明亮無瑕。

右手握著左輪，凱斯擠身越過書桌左邊櫃子，踏進凌亂的辦公室中央，避開一池燈光。

「我想我不着急。我想這是你的戲。但所有這些狗屁，怎麼說，開始變得有些……老套。」他兩手舉起槍，瞄準書桌中央，然後扣下板機。

後座力幾乎震碎他的腕。槍火閃光燈般點亮了辦公室。耳朵鳴響，他盯著桌前鋸齒狀的洞。炸裂彈。疊氮化物。他再舉起槍。

「你不用這樣，老弟，」朱利說，自暗影處現身。他穿著三件式人字形花紋絲西裝，一件條紋襯

衫，和蝴蝶領結。眼鏡鏡片在亮光中時隱時現。

凱斯移動手槍，目光順視線而看著迪恩粉紅色不老的脸。

「別，」迪恩說。「你說得沒錯。關於所有這些。關於我是誰。但有些內在的邏輯必須尊重。如果你用那玩意，會看到一大堆腦漿和血，而且得花我好幾個小時——就你的主觀時間而言——製造另一個代言人。要維持目前這一套已經很不容易了。喔，關於琳達在遊樂那一段我很抱歉。我本來希望能透過她來說話，可是我是從你的記憶來產生這些，而情緒的衝擊力……嗯，很棘手，我失手了。抱歉。」

凱斯放下槍。「這是母體。你是冬寂。」

「沒錯。當然，這一切是由連接在你控制平台上的神經刺激模擬裝置所提供。我很高興能在你切出之前切斷你的連線。」迪恩繞行過書桌，整整座椅，坐了下來。「坐吧，老弟。我們有很多要談。」

「有嗎？」

「當然有。我們早就有很多可談。在伊斯坦堡透過電話接觸你時，我就準備要談了。如今時間緊迫。你的行動幾天內就要開始，凱斯。」迪恩撿起一顆糖果，剝去棋盤狀包裝紙，把糖果扔進嘴裡。

「坐，」他含著糖說。

凱斯彎身坐進書桌前旋轉椅中，目光未嘗離開迪恩。他坐下，手握槍，放在大腿上。

「好，」迪恩清脆的說，「每日一問。『冬寂，』你自問，『是什麼？』對吧？」

「差不多。」

「一個人工智能，但這你已經知道。你犯的錯誤，可以想見的錯誤，是搞混了伯恩的冬寂主機，和冬寂這個實存體。」迪恩吸吮糖果，發出嘈雜噪音。「你在泰絲爾-艾施普的連線上，察覺到另一個，不是嗎？里約。我，在我有一個『我/I』的情況下——這變得有點形上學的味道，對吧——是我替亞米帝吉安排一切。或者柯托。這個人，附帶一提，相當不穩定。不過，」迪恩說，自西裝背心口袋掏出一只精美金錶，輕彈開錶蓋，「接下來一、兩天還能維持穩定。」

「你說起來真是頭頭是道，就像這趟交易裡每件事一樣有道理，」凱斯說，空出來的手按摩著太陽穴。「要是你他媽的這麼聰明……」

「為何我沒發財？」迪恩大笑，幾乎被糖果噎著。「凱斯，我真的沒你想的有那麼多答案，我能說的，是你所認為的冬寂，只是另一個，怎麼說，另一個潛在實存體的一部分。我，這麼說好了，僅是那個實存體腦子的一個面向。從你的角度來看，就像跟一個腦葉切除的人打交道。就說你面對的是那人左腦的一小部份。就此而言，很難說你面對的是完整的一個人。」迪恩微笑。

「柯托的故事是真的？你透過那間法國醫院的微型電腦接觸他？」

「沒錯。你在倫敦讀取的資料也是我彙集的。我試著策劃，就像你理解的策劃，但那不是我的基本模式，真的。我即興創作。這是我最強的能力。我喜歡瞬變的情勢甚於計畫，你知道……實際上，我必須處理給定的狀況。我能篩檢龐大的資訊，而且速度很快。花了很長時間才組成你現在加入的小組。柯托是第一個成員，但他差點沒成。在土倫，差不多全瘋了。他最多能做的，不過是進食，排泄，和手淫。但執念的基本結構仍在：嘯拳，被出賣，國會聽證。」

「他還在瘋狂狀態？」

「他幾乎不算有人格。」迪恩微笑。「不過我相信你已經察覺到了。但柯托是在那兒，某處，而我已無法維繫那微妙的平衡。他會在你面前裂解破碎，凱斯。因此我得靠你……」

「很好，王八蛋，」凱斯說，以點菸朝他的嘴開槍。

關於腦漿的事他說的沒錯。還有血。

「們兒，」繆康正說話，「我不喜歡這……」

「沒問題，」茉莉說。「沒事。這些傢伙常幹這種事，就這樣。你看，他沒死，只是幾秒鐘……」

「我看了螢幕，腦電圖沒有讀數。一點動靜也沒有，四十秒。」

「嗯，他現在沒事了。」

「腦電圖像皮帶」樣平耶，「繆康抗議著。」

他感覺麻木，他們過海關，大多由莫莉開口。繆康駐留加維號。海關，對自由區而言，主要工作是驗證你的信用。進到紡錘體內部表面時，他第一個看到的，是美少女咖啡連鎖的分店。

「歡迎來到儒勒·凡爾納街，」莫莉說。「假使走路有問題，就看著自己的腳。如果你沒習慣這兒的遠近視覺，看出去有夠糟。」

他們正站在一條寬廣大街上，街道如同深溝或峽谷地表，商店和建築物形成的牆，以微妙角度遮蔽了街道兩端。這兒的光自一簇簇新綠葉間灑落，植物從頭頂上方升起的樓層與陽台垂落。至於太陽：

他們上方某處劃開一道明亮的白，過亮的白，和被錄製下來坎城天空的蔚藍。他知道陽光是由拉多·艾奇森系統打灌進來，系統兩釐米寬的電樞，縱貫紡錘體的長邊。他們圍繞著電樞製造出一個天空效果的輪轉資料庫，因此如果關掉天空，他視線可以越過光之電樞，看見湖泊的曲線，賭場的屋頂，和其他街道：但這對他肉體而言毫無意義。

「老天，」他說，「比起太空適應症候群，我更不喜歡這個。」

「習慣它吧。我之前在這做過一個賭徒的保鏢，待了一個月。」

「想去某個地方躺下。」

「沒問題。鑰匙在我這。」她碰觸他肩。「老兄，之前在裡頭，你發生了什麼事？你腦死了。」

他搖搖頭。「我不清楚，還不是很清楚。等等。」

「沒事。我們叫輛計程車還是什麼。」她牽起他的手，領他穿越儒勒·凡爾納街，行經一面展示巴黎當季毛皮的櫥窗。

「不真實，」他說，再抬頭看。

「當然，」她回應，以為他說的是毛皮，「膠原蛋白基培養出來的玩意，不過倒真是貂的DNA。誰在乎？」

「這不過是根大管子，什麼東西都被倒進來走一遭，」茉莉說。「觀光客，騙徒，什麼都有。每一分鐘都有細密的金流篩網在運作，確保人們墜回重力井前，錢都跑不掉。」

亞米帝吉替他們訂的旅館叫「洲際」，正面是玻璃的傾斜山崖，順勢滑落冷霧與湍流聲中。凱斯走出去至陽台，飛沫上方幾公尺處，曬成褐色的法國青少年三人組架著簡易型滑翔翼，三個明亮的原色尼龍三角形。其中一人轉向斜飛，凱斯瞥見剪短的黑髮，褐色的胸膛，開懷笑容裡白色的齒。這兒的空氣散發著流水與花的氣味。「沒錯，」他說，「很多錢。」

她在他身旁倚著欄杆，雙手自在放鬆。「是啊。有次我們準備來這兒，這兒或是歐洲某處。」

「我們是誰？」

「誰也不是，」她說，肩膀不自主的一動。「你說想找張床躺下。睡吧。我也要睡一下。」

「是啊，」凱斯說，掌撫摩著頰骨。「是啊，這地方不賴。」

拉多—艾奇森系統的窄光帶悶燒著百慕達某處日落的簡要仿作，錄製下來的雲片橫列其中。「沒錯，」他說，「睡覺。」

睡眠不來。睡眠來時，夢境隨之，如俐落剪接的記憶斷片。他不斷醒轉，莫莉蜷曲身旁，聽見水和聲音從打開的陽台落地玻璃窗飄入，對面斜坡上梯級式公寓傳來女人笑聲。迪恩的死不斷像一張爛牌出現，不論他如何告訴自己那不是迪恩。還有，事實上，那事件根本沒發生。有人告訴過他，一般人體的血液大約和一箱啤酒等量。

每當迪恩碎裂的頭顱撞上辦公室的後牆，凱斯便察覺另一個念頭，更為黑暗隱微，卻像一尾魚翻身潛落無踪，他無法觸及的念頭。

琳達。

迪恩。進口商辦公室牆上的血。

琳達。千葉圓頂競技場陰暗處燒灼的肉體氣味。莫莉拿出一袋薑，塑膠袋上薄薄一層血。迪恩叫人殺了她。

冬寂。他想像小小的微型電腦，對著柯托這殘破的人耳語，話語流動如江河，昏暗病室裡，乏味單調名為亞米帝吉的人格替代物，緩慢合生成長……。迪恩的類比物說過它根據給定的條件運作，善用現存的形勢。

但假如是迪恩，真的迪恩，接受冬寂指示下令殺琳達？凱斯在黑暗中摸索香煙和莫莉的打火機。沒有理由懷疑迪恩，他告訴自己，點火。沒有理由。

冬寂可以為軀殼建構人格。這種操縱的形式，可以巧妙到什麼程度？他吸第三口，在床邊煙灰缸捻熄頤和園，自莫莉身旁翻身，試著睡去。

夢，回憶，帶著未經編輯的刺激模擬裝置卡帶的單調，舒卷展開。第十五個夏天，他在以週計費

的旅店五樓，和名叫瑪琳的女孩共度一個月。電梯經年失修。水管阻塞的小廚房電燈一打開，灰濛濛瓷面上蟑螂竄逃。他和瑪琳睡在沒有床單的條紋床墊上。

第一隻黃蜂在窗框浮起的漆泡上，搭建出紙一樣細緻的灰色住所時，他並沒留意，但不久蜂巢長成拳頭大小的纖維團塊，昆蟲蜂湧到下方巷弄獵食，如迷你戰鬥直升機盤旋低掠垃圾箱的腐敗物。

他們各喝了一打啤酒，黃蜂螫刺瑪琳的午後。「殺掉那些混蛋，」她說，雙眼因憤怒和房間的悶熱而無神，「燒了牠們。」酒醉的凱斯，翻著發酸的衣櫥，尋找羅婁的火龍。羅婁是瑪琳前任男友——凱斯當時懷疑也還是她備用男友，體型巨大的舊金山重型摩托車手，深色短髮上，漂白出一道金黃閃電。火龍是舊金山火焰噴射器，像一只肥大的軍用手電筒。凱斯檢查電池，搖一搖確定有足夠燃油，然後走向敞開的窗戶。蜂巢開始嗡嗡。

蔓生地帶的空氣死寂，凝止。一隻黃蜂箭射出巢，旋繞凱斯的頭。凱斯壓下點火開關，數到三，然後拉板機。燃油以一平方吋百磅的壓力噴出，經白熱線圈灑開。五米蒼白火舌，蜂巢烤焦，墜落。巷弄那頭有人歡呼。

「該死！」瑪琳在他身後，搖搖晃晃。「白痴！你沒燒死牠們。只是打落蜂巢。牠們會飛上來殺了我們！」她的聲音刮鋸他的神經，他想像她身陷火海，漂金的髮在高熱中滋滋出特殊的綠。

巷子裡，手持火龍，他走近變黑的蜂巢。蜂巢裂散開來。燒焦的黃蜂在瀝青上翻滾扭曲。他看見灰色紙殼之前遮蔽起的東西。

恐怖。螺旋狀生育工廠，梯級層疊的孵化室，尚未孵化者不停蠕動那盲目的顎，一場從卵、幼蟲、若蟲、到成蟲的進程。在他的心智之眼，某種延時攝影啟動，那東西有如生物體中的機槍顯現，

完美得恐怖。異形。他拉動板機，忘記按下點火開關，燃油在他腳邊鼓腫、扭滾的生命之上嘶嘶作響。

他終於按下點火開關時，那東西砰的一聲炸開，並帶走他一邊眉毛。頭頂上方五層樓，他聽見瑪琳的笑聲從敞開的窗傳來。

他隨著光亮漸逝的景象醒轉，然而一室昏暗。殘像，視網膜閃焰。外頭天空微露出錄製清晨的肇始。此刻不聞人聲，僅有湍水奔流，在洲際正面下方遠處。

在夢裡，燃油浸透蜂巢之前，他看見蜂巢側邊整齊浮雕著泰絲爾－艾施普的泰－艾商標，如同黃蜂自己所雕印出。

茉莉堅持要他塗上古銅色皮膚染劑，說他那種蔓生地的蒼白模樣，太惹人注意。

「老天，」他說，裸身站立鏡前，「妳覺得這看起來真實嗎？」她跪在他身旁，在他左腳踝塗上最後剩下的染劑。

「一點也不，不過會讓人覺得你至少願意花工夫假裝一下。就這樣。沒足夠染劑染這隻腳。」她站起身，將空劑管扔進大竹籃。房間內沒一件東西看起來像用機器或合成材料製成。昂貴，凱斯清楚，但這種風格總讓他惱火。大床的記憶膠墊染得類似砂礫。有許多淡色的木材與手織的纖維。

「那妳呢？」他說，「也要把自己染成棕色？妳看起來不像常做日光浴。」

她穿著寬鬆的黑色絲織品，和黑色帆布便鞋。「我很異國情調。我還有頂大草帽。你，你要看起來像個不入流的流氓，只想拿到能拿的，所以快速古銅染很好。」

凱斯陰沉看著那隻蒼白的腳，再看看鏡中自己。「老天。我可以穿衣服了嗎？」他走向床，開始套上牛仔褲。「妳睡得還好嗎？有注意到什麼光？」

「你在作夢，」她說。

他們在旅店樓頂早餐，某種草坪屋頂，插立著條紋交錯的傘，還有凱斯看來數量不太自然的樹木。他告訴她，自己試過入侵波昂的「」。竊聽這議題似乎變得很不切實際。如果亞米帝吉監聽他們，也是透過冬寂來行事。

「看起來很真實？」她問，滿滿一嘴起司可頌麵包。「跟刺激模擬一樣真實？」
他說沒錯。「跟這一樣真實，」他補充，環視四周。「或許還更真實。」

樹都很小，節瘤虬突，不可思議的古老，是基因工程和化學操弄的產物。凱斯分辨不出松與橡樹的差別，但長年混跡街頭對風格的體會，告訴他這些樹過於可愛，整體而言長得太過明確像樹。甜美的綠草坡傾角溫和，過於精心規劃成不規則狀，坡面上樹木間，明亮的陽傘為飯店客人遮陰，隔絕拉多一艾奇森太陽毫不妥協的輻射。鄰近餐桌傳來一陣法文引起他的注意：是前一晚他看到在河霧上滑翔的金童們。現在他看見他們身上的日曬膚色並不均勻，精選的黑色素增幅產生噴印效果，多樣色層以直線樣式彼此重疊，描出肌肉組織的線條加以突顯；女孩小而堅挺的胸，一男孩擱置在白釉餐桌上的腕。對凱斯來說，他們看起來像是為比賽而造的機械；他們的美髮師，白棉工作褲的設計師，還有製作他們皮涼鞋和簡約首飾的工匠，都該做貼紙貼在他們身上。他們後方另一張餐桌上，三名穿著廣島粗麻衣的日本妻子等待上班族丈夫，她們的鵝蛋臉上佈滿人工瘀青；他知道，這是種極端保守的風格，他在千葉很少見到。

「那什麼味道？」他問莫莉，皺著鼻子。

「青草。剪草後的味道就像這樣。」

他們喝完咖啡時，亞米帝吉和里維耶來到。亞米帝吉穿著定製的卡其服，看起來像是部隊佩章剛被拔掉的模樣。里維耶一身灰色條紋泡泡紗寬鬆裝束，邪門地暗示著監獄。

「莫莉，愛人，」里維耶說，還沒坐上椅子就發話，「妳得發放更多的藥給我。我已經光了。」

「彼得，」她說，「如果我說不呢？」她抿嘴微笑。

「妳會的，」里維耶說，目光瞬切至亞米帝吉，再瞬切回來。

「給他，」亞米帝吉說。

「很哈這喔？」她從內袋取出箔紙包裝的扁平小包玩意，丟越桌面。里維耶半空接住。「他會搞死自己，」她對亞米帝吉說。

「我今天下午有個試演，」里維耶說。「必須保持最佳狀態。」他手心捧著箔紙小包，微笑。發光小蟲自小包騰集而出，消逝。他將小包放入泡泡紗衫口袋。

「你自己也有個試演，凱斯，今天下午，」亞米帝吉說。「在那艘拖船上。我要你去專業的店裡，找套合身的真空裝，事情辦好後，再回到船上。你大概有三小時。」

「為什麼我們得坐那艘爛罐子，而你們倆卻能叫日航計程車？」凱斯問，刻意避開男人目光。

「錫安建議我們這麼做。我們行動時很好的掩護。我是有艘大點的船在待命，不過那拖船是好事。法。」

「那我呢？」莫莉問。「我今天有事可幹嗎？」

「我要妳登上軸心遠端，在零重力裡鍛鍊。也許明天，妳可以攀登另一端點。」漫射光，凱斯想。

「多快？」凱斯問，目光與蒼白的凝視交會。

「很快。」亞米帝吉說。「去幹活，凱斯。」

「們兒，你做得很好，」繆康說，幫凱斯脫下紅色三洋真空裝。「艾羅說你做得不錯。」艾羅在紡錘體末端的運動區泊航站等著，靠近無重力軸線。要到那去，凱斯搭電梯順殼身而下，再搭迷你磁浮列車。隨著紡錘體直徑變窄，引力也隨之遞減；他頭頂上方某處，他判斷，應該是莫莉登頂的山，自行車環道，滑翔翼起降設備，和迷你超輕型飛行器。

艾羅用一台配備化學引擎的小摩托車骨架，載他到馬可斯·加維。

「兩小時前，」繆康說，「我替你收了巴比倫送來的貨；人很好的日本男孩坐著遊艇送來，很漂亮的遊艇。」

脫下真空裝，凱斯小心翼翼將自己拉向保阪，摸索進重力網束帶。「好，」他說，「我們來看。」

繆康搬出比凱斯的頭略小的白色泡棉塊，再從他破舊短褲後面的口袋摸出一把珍珠手把彈簧刀，上面連著綠色尼龍繫物索，然後小心割開塑膠。取出一矩狀物，交給凱斯。「槍的零件，們兒？」

「不是，」凱斯說，翻轉那玩意，「但的確是件武器。病毒。」

「別用在這船上，們兒，」繆康語氣堅定，伸手要取鋼製卡匣。

「是程式。病毒程式。無法進入你，甚也無法進入你的軟體。我必須透過平台介面，這病毒才能用。」

「那日本們兒，說這兒的保阪會告訴你想知道的一切。」

「沒問題。你讓我處理這玩意，好嗎？」

繆康踢腿離去，漂浮過駕駛艙，埋首在防漏填密槍。凱斯目光迅速自透明填密材質波盪的葉狀體移開。他不確定為何這麼做，但這些葉狀體有些什麼，會讓人再次感受太空適應症候群的嘔吐感。

「這是什麼？」他問保阪，「替我解析一下。」

「法蘭克福巴克里斯系統公司，以編碼傳輸送來的資料指出，這是光級標記十一入侵程式。巴克里斯進一步指出，此與小野一仙台符控流域七型的介面連結完全相容，並能發揮最佳侵入能力，特別對現存軍事系統……」

「對ㄟ呢？」

「現存軍事系統及人工智能。」

「老天。你叫它什麼？」

「光級標記二。」

「中國製？」

「是的。」

「關。」凱斯以一段銀膠帶將病毒卡匣固定在保阪側邊，想起莫莉待在澳門那天的故事。亞米帝吉越過邊境到中山市。「開，」他說，改變主意。「問題。誰擁有巴克里斯，法蘭克福那兒的人？」

「軌道間傳輸，請稍待，」保阪說。

「加密。標準商業碼。」

「完成。」

他雙手打鼓般敲擊著小野一仙台。

「伯恩的萊茵霍德科學中心。」

「再查一次。誰擁有萊茵霍德？」

向上多查三層，才查到泰絲爾－艾施普。

「迪西，」他說，切入，「關於中國病毒程式你知道些什麼？」

「不多。」

「曾聽過分級系統，像是光級，標記二？」

「沒。」

凱斯嘆息。「是這樣，我手中有個很好用的中國破冰機，只能用一次的卡匣。法蘭克福那兒有些人說，這能切進AI。」

「是有可能。當然。如果是軍事用的。」

「看起來像是。聽好，迪西，你的背景可以幫我，好嗎？亞米帝吉似乎安排一樁行動，要對付泰絲爾－艾施普擁有的。主機在伯恩，但與另一台在里約的主機相連。里約那台就是讓你腦死的玩意，你第一次那回。因此看來那兩台是透過泰－艾的總部，在紡錘體末端的漫射光相連，而我們要以中國破冰機侵入。假如冬寂在背後主導一切，是它付我們錢去毀掉那主機。它要自我毀滅。那個自稱

冬寂的玩意，試著取得我的信任，也許讓我去對付亞米帝吉。這搞啥？」

「動機，」組建說。「實際動機的問題，乙的動機。不是人的，懂嗎？」

「是啊，再明顯不過。」

「不。我是說，它不是人。你沒辦法掌控它。我，我也不是人，但我回應像人。懂嗎？」

「等一下，」凱斯說。「你有知覺，還是沒有？」

「嗯，感覺上像有，小子，但我實際上只是一堆唯讀記憶體。這是哲學問題之一吧，我想……」

醜陋笑聲的刺激下竄脊骨。「但我可能寫詩給你，如果你知道我在說什麼。你的乙，它有可能這麼做。但它絕不是人。」

「所以你認為我們不可能瞭解它的動機？」

「它擁有自己？」

「瑞士公民，但泰一艾擁有基本軟體和主機。」

「高明，」組建說，「就像，我擁有你的腦子和你所知的一切，但你的思想卻有瑞士公民權。是

哦。祝你好運，AI。」

「所以它正準備燒毀自己？」凱斯開始焦慮地隨意鍵擊平台。母體模糊，解析，他看見代表錫金鋼鐵聯合企業的複雜粉紅球體結構。

「自主性，對你乙而言，是那揮之不去的念頭。我猜，凱斯，你是要進去那裡，斬斷不讓這寶貝變得更聰明的焊在硬體上的束縛。我不知道你要如何分辨，譬如說吧，母公司的行動和乙自己採取的行動，或許這就是讓人混淆的地方。」似笑非笑又一次發作。「懂吧，那些玩意，它們可以卯起來幹

活，替自己摺出時間寫食譜或其他什麼，但只要一開始找出方法讓自己變得更聰明的那一刻，我是說那一毫微秒，圖靈便會把它抹殺掉。沒有人相信那些渾球，你知道的。每一個建構出來的 Σ ，前額都線連著一把電磁霰彈槍。」

凱斯怒視錫金粉紅球體。

「好，」他說，終於開口，「我來放入這病毒。我要你掃描指示介面，告訴我你的看法。」

有人自他背後探頭窺望那種若有似無的感覺消失了幾秒，然後恢復。「好貨，凱斯。是緩速病毒。估計得花六小時破解軍事目標。」

「或者破解 Σ 。」他嘆息。「我們可以跑這程式？」

「沒問題，」組建說，「除非你對死亡有幾近病態的恐懼。」

「你有時很愛重複自己，老兄。」

「那是我的天性。」

他回到洲際時，茉莉在睡覺。他坐在陽台，看著一架超輕型飛行器，機翼是彩虹聚合物，沿自由區弧線爬升，三角形陰影掠過草地與屋頂，然後消失在拉多一艾奇森系統的光線中。

「我要爽，」他對著天際的蔚藍機巧說。「我真的想噏到高，你懂嗎？騙過胰臟，我肝臟插栓，小小的狗屎包在溶解，去他媽的一切。我要爽。」

他離開時沒吵醒茉莉，他想。她那鏡片，他永遠也不確定她是否被吵醒。他聳肩抖落緊張感，進入電梯。和一個義大利女孩爬升，女孩穿一身無瑕的白，顴骨與鼻塗了某種不反光的黑色物。她白色

尼龍鞋上有著鋼扣環；手上看來昂貴的玩意，形狀介於迷你划槳與齒列矯正器之間。她要去玩某種速度運動，但凱斯猜不出是什麼。

屋頂草坪上，他行經樹叢與陽傘，直到找到一座泳池，裸體襯著天青色瓷磚閃爍。他擠進一頂遮篷陰影，將他的晶片按壓在深色玻璃板上。「壽司，」他說，「你有的什麼都行。」十分鐘後，一位熱情的中國侍者端來他的食物。他咀嚼著生鮪魚壽司，看人們日光浴。「老天，」他說，對著他的鮪魚，「我會發瘋。」

「你別講，」有人說，「我一看就知道。你黑社會，對吧？」

他抬頭眯眼看她，正對太陽光。修長年輕的軀體，黑色素增生的古銅色，但不是巴黎那套。她在他椅旁蹲下，水滴上瓷磚。「凱西，」她說。

「豺狼，」停頓一下後。

「這什麼名字？」

「希臘，」他說。

「你真是黑道？」增生的黑色素並未遏止雀斑成形。

「我有毒癮，凱西。」

「哪一種？」

「興奮劑。中央神經系統興奮劑。超強中央神經系統興奮劑。」

「嗯，你有貨嗎？」她靠過來。含氣的水滴落他褲腿。

「沒。問題就在這，凱西。妳知道我們哪裡可以弄到貨？」

凱西支著古銅色腳跟往後搖，舔著一束黏在嘴邊的棕髮。「喜歡哪種貨？」

「不要古柯鹼，不要安非他命，但要爽，一定要爽。」這樣就夠了，他鬱悶想著，為她維持著笑容。

「β 苯乙胺，」她說。「小事一椿，但掛你晶片的帳。」

「你在開玩笑吧，」凱西的同夥兼室友說，在凱斯說明他千葉胰臟的特殊屬性後。「我是說，你不能告他們還是怎麼？醫療失誤？」他名叫布魯斯。看起來像是凱西的性別對調版，連雀斑都一個樣。

「嗯，」凱斯說，「這不過是其中之一，懂嗎？還有像是生理組織配對和其他那些。」但布魯斯雙眼已因無聊而呆滯。看著男孩棕眼，凱斯想，只有蚊蚋般一瞬的注意力。

他們的房間比凱斯和莫莉同住的那間小，在另一層，較靠近地表面。陽台玻璃上膠紙貼著五張泰莉·依想的西霸正片放相大照片，暗示著長期住宿。

「它們非常棒吧？」凱西問，看他注視著透明片。「我的。上次我們下重力井時，在感知網金字塔拍的。她這麼近，然後微笑，笑得這麼自然。但當時情況很糟，豺狼，就在『基督為王』那些恐怖份子把天使丟到水裡那天的隔日，你知道嗎？」

「知道，」凱斯說，突然不安，「是很糟糕。」

「好了，」布魯斯插話，「關於你想買的β……」

「問題是，我能代謝這玩意嗎？」凱斯挑起眉毛。

「這樣好了，」男孩說。「你試用看看。如果通得過你的胰臟，我買單。第一次免費。」

「這話聽來很耳熟，」凱斯說，接下布魯斯越過黑色床單遞來的亮藍皮下藥物貼布。

「凱斯？」莫莉在床上坐起身來，搖頭甩開鏡片上的頭髮。

「還會是誰，甜心？」

「你嗑了什麼？」鏡面鏡片隨著他橫越房間。

「我忘了那名字怎麼唸，」他說，從襯衫口袋掏出氣泡塑膠紙裹成條狀的藍色皮膚貼布。

「老天，」她說，「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

「說得再好不過。」

「讓你離開我視線兩小時，你就搞定了。」她搖搖頭。「我希望你來得及準備參加今晚和亞米帝吉的重要餐會。這個叫『二十世紀』的地方。我們還得看里維耶炫耀他的把戲。」

「是啊，」凱斯說，弓起背，笑容固定成歡樂的咧嘴形，「美極了。」

「老兄，」她說，「不管你嗑了什麼，如果那玩意能避開外科大夫在千葉對你動的手腳，藥效過後你會慘到沒力。」

「賤人，賤人，賤人，」他說，解開皮帶。「完了。慘了。聽到的都是這些。」他脫下褲子，脫下襯衫，還有內衣。「我想妳應該懂得充分利用我這反常狀態。」他低頭下望。「我是說，妳看看這反常的樣子。」

她大笑起來。「不會持久的。」

「但就是會，」他說，爬上砂礫色床墊，「這就是最反常的地方。」

十一

「凱斯，你有什麼不對勁？」亞米帝吉說。侍者領他們到「二十世紀」亞米帝吉的桌位就座。「二十世紀」是洲際飯店附近小湖上幾個漂浮餐館中最小最貴的。

凱斯打顫。藥物的後效布魯斯沒提半個字。他想拿起一杯冰水，但他的手不斷發抖。「可能因為我吃了什麼。」

「我要你到醫生那兒檢查。」亞米帝吉說。

「不過是組胺反應，」凱斯說謊，「我旅行時吃不同的東西有時候會這樣。」

亞米帝吉一身深色西服，白絲襯衫，在這個地方顯得過於正式。舉起酒杯啜飲時，他的金手鐲響動。「我已經幫你們點好菜。」他說。

莫莉和亞米帝吉無言進餐，凱斯顫抖鋸著他的牛排，改刀成沒動過的一口一口小塊，然後在肥膩的醬汁中推來推去，最後整盤放棄。

「老天，」莫莉說，她的盤子已空。「給我，你知道這有多貴？」她把他的盤子拿過來。「他們得花好多年才能養成整隻動物，然後再宰了牠。這可不是什麼培養槽玩意。」她又起一口的份量咀嚼。

「我不餓，」凱斯努力說出。他的腦子在熱油裡炸過。不是，他決定，是被丟進熱脂肪裡然後留在那，肥油冷卻，變成厚滯的油脂凝結在皺摺的腦葉上，再被痛楚的綠紫閃光射穿。

「你看起來他媽的非常慘。」莫莉愉快地說。

凱斯試喝了點酒。β 苯乙胺的後勁讓酒味如碘酒。

光線暗下。

「二十世紀餐館非常榮幸為您帶來，」一個帶著顯著蔓生地口音的聲音隱身宣布，「彼得，里維耶先生全象夜總會。」其他桌響起零星掌聲。侍者點亮一根蠟燭，放在他們桌子的正中央，撤下盤子。一下子餐館裡十幾張桌子每桌都閃爍起單根燭影，飲料斟上。

「怎麼回事？」凱斯問亞米帝吉，亞米帝吉沒有回答。

茉莉酒紅色指甲挑著牙縫。

「晚安，」里維耶說，在房間遠處一個小舞台上往前走。凱斯眨眨眼。在他的不舒服中，他沒注意到那舞台，也沒看到里維耶是從哪裡出現。他的不安感遞增。

一開始他以為那個男的是被聚光燈照亮。

里維耶發出亮光。光輝像一層皮緊附上他，照亮舞台後的深色布幔。他在投影。

里維耶微笑。他穿著晚宴白外套。翻領上一朵黑色康乃馨深處燃燒著藍煤。他舉起手，指甲光芒閃爍，他做出問候之姿，擁抱他的觀眾。凱斯聽到餐館一側的淺水拍擊聲。

「今晚，」里維耶說，長眼睛發亮，「我想為大家表演一個比較長的節目，我的新作品。」在他舉起的右手掌中一道紅寶石冷光形成。他擲下它。擊上地面的那一點，一隻灰鴿拍翅飛起消失入影幢。有人吹口哨，更多掌聲。

「我的作品是『娃娃』。」里維耶放下雙手。「我希望將今晚在這裡的首演獻給三珍·瑪麗-法蘭絲·泰絲爾-艾施普小姐。」一波禮貌性的掌聲。止息之時，里維耶的眼睛彷彿找到他們的桌子。

「以及另一位小姐。」

餐館的燈光全部熄滅數秒鐘，只留下燭光。里維耶全象光環隨著燈光暗去，但凱斯還是看得到他，垂首站立。

微弱的光線條開始縱橫成形，在舞台上畫出一個敞開的立方塊。餐館的光線稍稍回明，但圍繞舞台的結構可能是由凍結的月光築成。低頭，眼睛閉起，手臂僵直貼在兩側，里維耶好像因專注而顫抖。忽然間詭異的立方塊填滿了，變成一個房間，四面無牆，觀眾可以看到裡面。

里維耶看起來稍微放鬆。抬起頭，眼睛依然閉起。「我總是住在這房間裡，」他說。「記憶裡沒住過任何別的房間。」房間牆壁的白洋灰已經泛黃。裡邊有兩件傢俱——一把普通的木椅，一張漆成白色的鐵床架。白漆已經斑駁剝落，露出黑鐵。床上的床墊沒鋪床單，污漬的褥面上有褪色的褐條紋。床的上方，唯一的燈泡垂在纏結黑電線之下。凱斯看到燈泡上半弧線積了厚厚灰塵。里維耶睜開眼。

「我總是一個人房間，一直如此。」他在椅子上坐下，面對床。藍煤繼續在翻領上的黑花裡燃燒。「我不知道第一次夢見她是什麼時候，」他說，「不過我記得很清楚，剛開始的時候她是一層薄霧，一個影子。」

床上出現什麼。凱斯眨眨眼，消失了。

「我很難真的抱住她，在我心中掌握她。但是我要抱住她，抱住她還有……」他的聲音在靜默的餐館完美傳送。冰塊在玻璃杯裡鏗鏘。有人咯咯笑。某人悄聲用日文問問題。「我決心如果我能用視覺把她某些部份具象化，只是很小的部份，如果我能完美看到那個部份，所有最完美的細

節．．．」

床墊上現在躺了隻女人的手，手心朝上，雪白的手指無血色。

里維耶傾身，拿起手，開始溫柔撫摸。手指頭動了起來。里維耶把手舉到嘴邊，舔起指尖。指甲染著酒紅色蔻丹。

凱斯注視那隻手，不是肢解下來的；皮膚平滑包到後面，無傷痕也沒斷裂。他想起在仁清一家精緻外科櫥窗裡的刺青菱形培養槽肌肉。里維耶握著手放到唇上，舔舐掌心。手指試探地撫摸他的臉。但此時第二隻手平躺床上。當里維耶朝第二隻手伸過去時，第一隻手的手指緊鎖住他的手腕，有如一個骨肉手環。

演出以自身超現實的內在邏輯繼續進行。手臂接著出現。然後腳、腿。雙腿非常漂亮。凱斯的頭抽痛，喉嚨發乾。他喝下最後的酒。

里維耶現在上了床，全身赤裸。他的衣服是投射的一部份，但凱斯不記得看到衣服淡出。黑花平放在床腳，裡邊藍色火焰依然沸騰。然後身軀現形了，隨著里維耶的撫摸而存在，白色，無首，完美，帶著一層微微的汗水光澤。

是莫莉的胴體。凱斯目瞪口呆。但它又不是莫莉，而是里維耶想像中的她。胸部不對，乳頭過大，而且顏色太深。里維耶和沒有四肢的軀體在床上纏結一起，指甲鮮豔的兩隻手在身上爬來爬去。此刻床上厚厚鋪起泛黃腐壞的蕾絲褶，一碰即碎成片。激起的塵埃顆粒圍繞著里維耶和扭曲的肢體，以及急跑、捏掐、撫摸的手。

凱斯瞄了眼莫莉。她面無表情；里維耶投影的色彩在她的鏡片上起伏翻轉。亞米帝吉身體前靠，

雙手環在酒杯腳，淡色的眼睛牢牢定在舞台上發光的房間。

四肢和軀幹合成一體，里維耶顫慄。頭出現，影像完整了。莫莉的臉，平滑的水銀淹起雙目。里維耶和莫莉的影像開始以新一波的激情交合。然後影像慢慢伸出一隻帶爪的手，亮出五片刀刃，以一種慵懶、夢魘般的刻意，犁過里維耶的裸背。凱斯瞟到一眼剖開的脊柱，但那時他早站起來踉蹌奔向大門。

他倚著黃檀木欄杆往寧靜的湖水嘔吐。某個像老虎鉗一樣緊箍著頭的東西，現在釋放了他。臉頰靠著清冷的木頭跪著，他的目光越過淺湖凝視儒勒凡爾納街的明亮光暈。

凱斯見過這種媒介；當他還是蔓生地的青少年，他們叫這做「夢真實」。他記得一個瘦瘦的波多黎各人在東城街燈下，「夢真實」出拉丁騷莎舞的快節奏，夢真女孩抖動、轉圈，觀眾跟節奏拍手。但那時要一整廂車的設備還有笨拙的電極頭盔。

而里維耶夢到的，你就看到。凱斯搖了搖疼痛的頭，朝湖裡吐口水。

他猜得到結局，最後的高潮。相反的對稱發展：里維耶拼出夢想中的女孩，夢想中的女孩把他肢解。就用那兩隻手。夢血浸染腐壞的蕾絲。

餐館傳來歡呼和掌聲。凱斯站起來，手在衣服上抹擦。轉身走向「二十世紀」。

莫莉的椅子空了。舞台無人。亞米帝吉一個人坐著，還盯著舞台，酒杯腳夾在指間。

「她呢？」凱斯問。

「走了。」亞米帝吉說。

「去追他？」

「不是。」輕輕一聲鏗。亞米帝吉往下看他酒杯。他抬起左手，握著酒杯和所盛的紅酒。破裂的高杯腳像銀色的冰突刺出。凱斯從他手中取出酒杯放到一個水杯上。

「亞米帝吉，告訴我她去哪了。」

光線復明。凱斯直視進入淡色的眼睛。裡邊空無一物。「她去做準備了。你不會再見到她。行動時你們會在一起。」

「里維耶為什麼要這樣對她？」

亞米帝吉站起來，調整外套翻領。「凱斯，好好睡一覺。」

「我們明天行動？」

亞米帝吉無意義微微一笑，然後朝出口走去。

凱斯揉了揉前額，環顧房間。進餐的人起身，女人們微笑，男人們說笑。他第一次注意到包廂，燭光還在私密的黑暗中閃爍。他聽到銀餐具的鏽鏽，壓低聲音的對話。蠟燭在天花板上投出躍動的影子。

那女孩的臉驚鴻一現，有如里維耶的一個投影，她細小的手放在欄杆打磨的木頭上；她前傾，一臉著迷，他這麼覺得，深色的眼睛專注在遠方某處；舞台。那是一張很特別的臉，不算美麗。三角臉形，顴骨高卻奇怪的脆弱模樣，堅定的闊嘴，被如鳥的狹窄鼻子和外翻鼻孔怪異平衡。然後她不見了，退回私密的笑聲和舞動的燭光。

他離開餐館時，注意到兩個年輕法國男子和他們的女友；他們在等船渡到湖的遠岸上最近的賭場。

他們的房間靜悄悄，記憶膠墊平滑如潮水刷退的海灘。她的袋子不見了。他四下尋找有沒有字條。什麼都沒有。過了好幾秒鐘後，窗外的景觀才穿透他的緊張和不愉快進入他的意識。他舉目看到慾物街一景，昂貴的名牌店：古馳，明艷TsuYako，愛馬士，自由。

他凝望，然後搖搖頭，走到他懶得研究的控制面板。他把全象影像關掉，回報他的是遠方斜坡層層疊起的公寓。

他拿起電話，帶到涼爽的陽台。

「給我馬可斯·加維號的號碼，」他告訴前台。「是艘拖船，在錫安星團註冊。」晶片語音背出十位數號碼。「先生，」它補充，「所詢問的註冊體是巴拿馬籍。」

繆康在第五聲響後接聽。「唷？」

「我是凱斯。你有數據機吧，繆康？」

「有。在導航電腦上，你知。」

「你能不能幫我把它拿下來，老兄？裝到我的保阪上，然後啟動我的控制台，就是上面有幾條突脊的鈕。」

「們兒，你在那邊怎樣？」

「嗯，我需要幫個忙。」

「在做，們兒。我拿到數據機。」

繆康把單純的電話連線接上去時，凱斯聽微弱的雜音。當他聽到嗶一聲，他告訴保阪，「把這個

製冰。」

「你在高度監聽位置說話。」電腦 本正經提醒他。

「管它的，」他說。「別管冰了。別製冰。進入組建。迪西？」

「嘿，凱斯。」腦死線透過保阪的語音晶片說話，仔細設計出的口音全部喪失。

「迪西，你要擊進這裡，幫我找一樣東西。你可以盡量大動作。莫莉在這裡某處，我要知道在哪。我在洲際飯店西三三五房。她也登記在這裡，但我不知道她用什麼名字。從這條電話線駛入，幫我搜他們的紀錄。」

「說到做到，」腦死線說。凱斯聽到入侵的白色雜音。他微笑。「完成。玫瑰·克羅德尼。退房了。我需要幾分鐘破壞他們的安全網，才能到夠深的程度定出位置。」

「去吧。」

組建的努力使電話發出嗚嗚和**咔**答聲。凱斯把電話拿進房間，話筒朝上放在記憶膠墊上。他走進洗手間刷牙。走出來時，房間百靈聲音組合的螢幕亮了起來。一個日本紅星橫躺在金屬靠墊上。一個不在螢幕上的訪問者用德文問了個問題。凱斯盯著看。螢幕跳起藍色鋸齒狀干擾。「凱斯，寶貝，你瘋了嗎？老兄？」聲音緩慢而熟悉。

陽台的玻璃牆**咔**答一聲變成慾物街風景，但街景糊去，扭曲，變成千葉「茶罐」空無一人的室內，紅色霓虹在鏡牆上不斷複製到刮痕累累的無盡。

隆隆尼走了出來，高大如行屍，帶著癡頭上海底緩慢動作的優雅。他單獨一人在方桌中站定，手插在灰色鯊魚皮褲口袋。「真的，老兄，你看起來魂不守舍。」

聲音從百靈喇叭傳出。

「冬寂。」凱斯說。

皮條客懶散地聳聳肩，微笑。

「茉莉呢？」

「你不必管。凱斯，你今晚搞砸了。腦死線在自由區到處按鈴。我以為你不會做這種事，老兄。這背離你的作風。」

「那麼告訴我她在哪，我就叫他停止。」
隆搖頭。

「你管不好你的女人，不是嗎，凱斯。總是一再搞丟她們。」

「我要把一切搞砸，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凱斯說。

「不會的。老兄，你不是那種人。我很清楚。凱斯，你知道嗎，我想你已經猜对在千葉告訴迪恩把你那個小賤貨做掉的人是我。」

「別，」凱斯說，不自主朝窗子走了一步。

「但是，我並沒有。不過，有什麼了不起呢？這對凱斯先生到底有什麼了不起？少騙你自己了。我知道你的琳達，老兄。我知道所有的琳達。琳達在我這一行裡是制式的產品。知道她為什麼決定要欺騙你？因為愛。這樣你就在乎了。愛？要談談愛嗎？她愛你。我知道。她雖然微不足道，她還是愛過你。而你卻承受不了。她現在死了。」

凱斯的拳頭掠過玻璃。

「老兄，別搞壞那雙手。你很快要鍵擊你的控制台。」

隆消失了，自由區的夜晚和公寓的燈光取而代之。百靈自動關閉。床的那邊，電話穩定鳴叫。

「凱斯？」腦死線在等待。「你跑哪去了？我找到了，但不是很完整。」組建喋喋出一個地址。「一個夜總會場所卻被奇怪的冰壁保護。這是我在不留名片之下可以得到的資料。」

「好，」凱斯說。「要保阪告訴繆康把數據機取消連線。謝了，迪西。」

「不客氣。」

他久久坐在床上，品味著這個新東西，這個寶物。

憤怒。

「嘿，豺狼。嘿，凱西，是朋友，豺狼。」布魯斯裸體站在門口，滴著水，瞳孔奇大。「不過，我們正在洗澡，你要等嗎？要洗嗎？」

「不了，謝。我需要你們幫個忙。」他把男孩的手臂推開，走進房間。

「嘿，真的，老兄，我們．．．」

「會幫我忙。你真的非常高興看到我。因為我們是朋友，對吧？我們不是嗎？」

布魯斯眨眨眼。「當然。」

凱斯背出腦死線給他的地址。

「我就知道他是黑社會的，」凱西在淋浴中高興叫道。

「我有輛本田三輪車，」布魯斯說，空洞的裂嘴笑。

「我們現在就走，」凱斯說。

跟凱斯問了第八次地址後，「那一層是小間包廂，」布魯斯說。他爬回本田。隨著紅色玻璃纖維底盤在鍍鉻緩衝裝置上搖擺，液化氫電池的廢氣滴落。「你會很久嗎？」

「說不上來。但你要等我。」

「我們等你，好。」他抓抓他的裸胸。「地址的最後一部份，我想是一個包廂。四十三號。」

「有人在等你？豺狼？」凱西伸長脖子探出布魯斯的肩膀，往上瞧著他。這趟車程吹乾了她的髮。

「並沒有，」凱斯說，「會有問題嗎？」

「直接走到最下一層，找到你朋友的包廂。如果他們讓你進去，正好。如果他們不想看到你．．．」她聳聳肩。

凱斯轉身，走下迴旋花樣鐵梯。轉了六次後他來到一家夜總會。他暫停，點起一根頤和園，朝餐桌看過去。自由區忽然間對他有了意義。交易。他感覺得到交易在空氣中嗡嗡叫。當地活動的所在就在這裡。不是儒勒凡爾納街高度光面的外表，而是真正的正事。生意。舞動。混雜的顧客群；可能一半是觀光客，另一半是島上居民。

「樓下，」他對經過的一個侍者說，「我要去樓下。」他給他看他的自由區晶片。那個男的做法勢指向俱樂部後邊。

他快速走過擁擠的桌子，經過時聽到片片斷斷半打歐洲語言。

「我要一個包廂，」他對坐在矮桌上的女孩說，她腿上有一個終端機。「下層的。」他把晶片給她。

「性別偏好？」她把晶片掃過終端機面上一個玻璃板。

「女的，」他不假思索。

「三十五號。如果不滿意請打電話。如果你願意，可以先進入我們的特別服務顯示。」她微笑，遞還晶片給他。

電梯在她身後滑開。

藍色的走廊燈光。凱斯走出電梯隨機選了個方向。編號的房門。瀟灑昂貴診所廳廊的噤聲感。

他找到他的包廂。他是在找茉莉的；此刻，迷惑中，他舉起晶片放在號碼牌正下方的黑色感應器上。

磁性鎖。開鎖的聲音讓他想起千葉的廉價旅館。

床上的女孩坐起來，說了幾句德文。她的眼睛柔和，不眨眼。自動導航。一個神經阻斷。他退出包廂，關上門。

四十三號房門跟其他完全一樣。他有些遲疑。走廊的無聲說明包廂有隔音設備。試晶片是無用的。他用指節敲上烤漆金屬。什麼都沒有。門好像能吸音。

他把晶片放上黑色的感應板。

門鎖咣答一聲。

她不知怎麼辦到的，好像在他真正打開門之前就擊倒他。他雙膝跪在地上，鋼門抵著背，她剛硬拇指上的刀片在他眼睛幾公分前顫抖……

「老天爺，」她說，她起身時打了一下他的頭側面。「白癡你這麼做。你兒鬼的怎麼打開這些鎖的？凱斯，凱斯？你沒事吧？」

她傾身靠上他。「晶片，」他說，掙扎呼吸。痛楚從他胸腔擴散。她幫他站起來，把他推進包廂。

「你賄賂了樓上的幫手？」

搖搖頭，他斜栽上床。

「深呼吸。數，一，二，三，四。屏住。吐氣。數。」

他揪著自己的胃。

「妳踢我，」他終於說出話。

「應該在下面一點。我想自己一個人。我在冥想，不是嗎？」她在他身邊坐下。「還有聽筒報。」她指了指床對面嵌在牆裡的一個小螢幕。「冬叔在告訴我漫射光的事。」

「肉傀儡在哪？」

「一個都沒有。那是所有特殊服務裡最貴的。」她起身，穿著她的皮褲和一件寬鬆的深色襯衫。

「明天行動。冬叔說。」

「餐館裡到底是怎麼回事？妳怎麼跑了？」

「因為如果我留下，我可能非得殺掉里維耶。」

「為什麼？」

「他對我做的是，那場戲。」

「我不懂。」

「這非常貴，」她說，伸出右手好像拿了個隱形蘋果。五片刀片滑出，然後自在收回。「去千葉很貴，手術很貴，要他們強化你的神經系統使你有配合裝備的反射動作，也很貴．．．我出道時，你知道我錢從哪來？這裡。不是說這裡，是這種地方，在蔓生地。剛開始像開玩笑一樣，因為他們一植入神經阻斷晶片後，錢就像送你一樣。頂多醒來有時會痛。把貨租給他們，不過如此。當事情發生時，你並不在其中。不管顧客付錢要什麼，傀儡屋都有軟體可以提供．．．」她壓響指節。「好。我在賺我的錢。麻煩的是阻斷晶片和千葉診所植入的電路線不合。所以工作時間開始滲入，我可以記得．．．但那只是惡夢一樣，而且不都是壞的。」她微笑。「後來開始變得奇怪了。」她從他的夾克取出香菸點燃。「傀儡屋發現我把錢拿去做什麼。我已經裝上刀片，但精緻的神經馬達工作還要去三趟才能完成。我完全不可能放棄傀儡工作。」她吸一口香菸，吐出一陣煙，最後跟上三個完美的煙圈。「所以主持傀儡屋的爛人，訂做了特別設計軟體。柏林是性虐殺的本營，你知道？性虐待大市場，柏林。我一直不知道他們給我換上的軟體是誰寫的，不過是根據所有的經典。」

「他們知道妳工作時是清醒的？會順著跟上那一套？」

「我不是清醒的。它像符控流域，只不過是空的。銀色，聞起來像雨．．．你可以看到自己高潮，就像宇宙邊緣外的一顆新星。但我開始記得。像夢一樣，你知道。而且他們沒有告訴我。他們換了軟體，開始租給特殊市場。」

她好像在遠處說話。「我知道，但我沒說出來。我需要錢。夢變得越來越糟，我告訴自己至少其中一些真的只是夢，但那時我逐漸明白老闆有這一小撮我專屬的顧客群。老闆說，對莫莉而言，任何東西都不夠好，然後給我加這種狗屎薪。」她搖搖頭。「那爛屌跟顧客要的價錢是他付給我的八倍，他還以為我不知道。」

「他到底開價多少？」

「惡夢。真實的。有一晚．．．有一晚，我剛從千葉回來。」她丟下香菸，用腳跟踉蹌，坐下，靠著牆。「那一趟，外科醫生深入到最裡面。高難度。他們一定是干擾到阻斷晶片，我出現了。我正和一個顧客在一段例行過程裡．．．」她手指深深挖進膠墊。「他是個參議員。立刻認出他的肥臉。我們都混身是血。不是只有我們。她已經．．．」她扯著記憶膠墊。「死了。那個爛肥屌，他說，『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因為我們還沒做完．．．」

她開始顫抖。

「因此我想我給了參議員他真正想要的，你懂吧？」顫抖停止了。她放開墊子，手指回去順她的深色髮。「傀儡屋雇了殺手要幹掉我。我得避一陣子風頭。」

凱斯盯著她。

「所以里維耶昨晚觸動了某根神經，」她說。「我猜它要我恨死他，這樣我神經夠激動會跟著他進到裡面。」

「跟著他？」

「他已經在裡面了。漫射光。受到三珍小姐的邀請，什麼獻給她的狗屁。她在那裡一個私人包廂

裡，有點……」

凱斯想起他看過的那張臉。「妳會殺掉他？」她微笑。冰冷地。「他要死的，對。很快。」

「我也有人來看我。」他說，然後告訴她窗子的事，吞吞吐吐說出隆隆尼人物所說有關琳達的部份。她點點頭。

「它可能要你也恨個什麼。」

「我可能恨它。」

「凱斯，你可能恨你自己。」

「怎麼樣？」布魯斯問，凱斯正爬入本田。

「有空試試看，」他說，揉揉眼睛。

「真是看不出你是那種喜歡肉傀儡的，」凱西不高興說，拇指在手腕撫平一片新的貼布。

「我們可以回家了嗎？現在？」布魯斯問。

「當然。把我在儒勒凡爾納放下，酒吧街那邊。」

儒勒凡爾納街是一條環狀大道，圍繞紡錘體的中心點，而慾物街沿著紡錘的長邊縱走，兩端結束在拉多一艾奇森光泵的支撐。如果你從慾物街右轉，在儒勒凡爾納走得夠遠，你會發現自己從左側接近慾物街。

布魯斯的三輪車在視線消失後，凱斯轉身走過一間照明耀眼的大書報攤，十幾種日本雜誌的亮光封面推出本月最新的刺激模擬明星面孔。

頭頂上，沿著入夜的軸線，全象天空閃爍起漂亮星群，暗示出紙牌、骰子面、一頂禮帽還有馬丁尼酒杯。慾物街和儒勒凡爾納的交口形成某種峽谷地形，自由區崖邊住戶層層梯狀陽台逐漸升至另一個賭場娛樂中心的臺地。凱斯注視一架遙控超輕型飛行器在上升氣流中，優雅地在人工臺地的綠色邊緣傾斜轉彎，被看不見的賭場泛出的溫和光輝照亮了幾秒。那是某種無駕駛雙翼飛機，薄紗聚合物材料，絹網印花的機翼有如巨大的蝴蝶。之後它不見了，隱入人工臺地邊緣之後。他看到從玻璃反射出的霓虹閃光信號，可能是鏡片或者雷射塔樓。這些遙控飛機屬於紡錘體安全系統的一部份，由某個中央電腦控制。

從漫射光內部？他繼續走，經過一間間酒吧，店名「高與低」，「天堂」，「世界」，「蟋蟀兒」，「裝束·史密斯」，「緊急事件」。他選擇「緊急事件」因為最小最擠，但不需幾秒他就發現這是觀光客聚集的地方。沒有商業交易耳語，只有空白的慾望張力。他短暫想了會兒莫莉租的包廂上的無名俱樂部，但是她鏡面眼睛定在小螢幕的印象讓他想不下去。冬寂在那想透露什麼？漫射光山莊

的平面圖？泰絲爾－艾施普的歷史？

他買了一杯嘉士伯啤酒，找到靠牆的座位。閉上眼，他憑感覺去尋找憤怒的心結，那純粹的怒火燃煤。還在那。它從哪來？他記得在曼菲斯被人弄成殘廢時只覺得困惑，當他為了保護夜城交易利益而得殺人時，更什麼感覺都沒有。琳達在充氣圓頂競技場下死亡，他僅有馬虎的噁心和厭惡。但沒有憤怒。在心中螢幕小而遠處，一個偽似迪恩砸上偽似的辦公室牆爆炸成一片腦漿和血。他知道了：憤怒在電動遊戲場裡來臨，就在冬寂廢除了琳達李的刺激模擬鬼魅，奪去動物生存保證最起碼的食物、溫暖和睡眠之地。但他一直到和隆隆尼的全象組建交手時才明白這一點。

很奇怪的東西。他無法衡量它。

「麻痺，」他說。他已經麻木了很久，很多年了。他在仁清的所有夜晚，他與琳達一起的夜晚，在床上麻木，在每一次毒品交易的冷汗中心麻木。但現在他找到這溫暖的東西，這個謀殺晶片。是肉體，他的某部份說。是肉體在講話，別理它。

「黑道！」

他張開眼。凱西穿了件黑色細肩裙站在他旁邊，頭髮還是因為坐本田車吹得飛亂。

「以為妳回去了，」他說，喝了口嘉士伯掩飾自己的迷惑。

「我要他在這家店放我下車。買了這個。」她手掌撫過弧形腰帶的布料。他看到藍色貼布在她手腕上。「喜歡嗎？」

「當然，」他自動掃視他們四周的臉孔，然後再看回她。「蜜糖，妳以為妳在做什麼？」

「你喜歡我們給你的試用品，豺狼？」她這會兒湊得非常近，發出體熱和緊張，狹長眼睛裡瞳孔

奇大，脖子青筋像弓弦緊繃。她在顫抖，跟著新鮮藥物刺激無形地振動。「你痛快嗎？」

「是呀。可是退下來的感覺爛透了。」

「所以你需要另一片。」

「這到底目的何在？」

「我有把鑰匙，在天堂後面的山上，最精采的小窩。人今晚下井辦事去了，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妳的意思。」

她把他的手合在手中，她的手掌又乾又熱。「你是流氓，對吧？豺狼？日本黑幫的外籍兵團。」

「妳有慧眼，呃？」他扯出手，摸索著香菸。

「那你怎麼十指健全？我以為每次你搞砸都要砍掉一根手指？」

「我從不搞砸。」他點燃香菸。

「碰到你那天，我看到跟你一起的女孩。走起路來像秀夫。嚇到我。」她笑得太闊。「我喜歡。」

她喜歡跟女孩嗎？」

「沒說過。秀夫是誰？」

「三珍的侍從，她這麼說。家族的侍從。」

凱斯強迫自己目光呆滯地看著「緊急事件」裡的人，然後開口，「山珍？」

「三珍小姐。她很上流，很有錢。她爸爸擁有這一切。」

「這酒吧？」

「自由區！」

「真的假的。妳結交高級朋友，呃？」他揚起眉毛。手臂環起她，手放在她臀上。「那麼妳是怎麼認識這些貴族的？凱西？妳是不是什麼沒公開的名媛？妳和布魯斯是什麼老派成熟信用的秘密繼承人？呃？」他張開手指，揉捏薄黑衣下的肌膚。她靠著他扭動，大笑。

「哎呀，你知道，」她說，眼簾半垂算是表示謙虛，「她喜歡派對。我和布魯斯常混派對圈……裡邊的生活會讓她覺得很無聊。她老頭有時讓她出來，只要她帶著秀夫照看她。」

「什麼地方變得無聊？」

「他們叫它漫射光。她跟我說，哦，很漂亮，到處是水池和百合花。它是個城堡，真的城堡，都是石頭和黃昏美景。」她依偎在他身上。「嘿，豺狼，老兄，你需要藥布。這樣我們才能在一起。」

她脖子上掛了根細皮帶連著一個小皮包。襯著誇張的日晒膚色，她咬進指肉的手指甲擦成亮粉紅色。她打開皮包拿出一個墊了厚紙的泡泡包裝，藍色貼布在裡邊。一個白色的東西掉落地，凱斯彎腰撿起。一隻紙鶴。

「秀夫給我的，」她說。「他試著教我折，但我都折不對。脖子最後都折反。」她把折紙塞回皮包。凱斯看著她撕開泡泡包裝，剝下貼布的貼紙，在他手腕內側平整貼好。

「三珍，她的臉很尖，鼻子像鳥？」他看著自己的手比出一個輪廓。「深色頭髮？很年輕？」

「我想是吧。但她很上流。你知道？像，有很多錢。」

藥效發作如急行列車狼撞上他，白熱光柱從他前列腺部位沿著脊柱爬升，性精力短路產生的X光照亮他的頭骨縫。牙齒在各個槽內像調音叉一樣唱歌，音準完美清晰如乙醇。在靈肉朦朧的包覆下，

他的骨頭是磨得發亮的銘金屬，一層矽膠潤滑關節。沙塵暴肆虐他擦亮的頭顱底，產生一波波高而薄的雜訊在眼後破裂，最純粹的水晶球，擴張……

「來嘛，」她說，拉著他的手。「你現在亢奮了，我們都興奮了。上山去，我們痛快整晚。」

憤怒擴大，毫不留情，指數成長，像一道載波從β苯乙胺急流之後湧現，地殼震動出的熔漿，豐富而腐蝕。他的勃起像鉛條。「緊急事件」裡他們四周的面孔是彩畫娃娃，白與粉紅的嘴部蠕動又蠕動，字一個個出現像不連續的聲音氣球。他注視凱西，看到古銅皮膚裡每一個毛孔，眼睛像平板玻璃一樣平，一點死金屬色，一絲腫脹，乳房和鎖骨最些微的不對稱，還有一——他眼睛後有什麼閃出白光。

他丟下她的手，朝門跌撞而去，一把推開擋路的人。

「混蛋！」她在身後尖叫。「搶東西的爛人！」

他感覺不到腿。他把腿當高蹺，瘋狂甩過儒勒凡爾納石板人行道，耳朵裡傳來遠方隆隆巨響，他自己的血液，一面面刀片銳利的光從十幾個角度切割他的頭顱。

然後他凍結、勃起，拳頭緊握貼在大腿，頭後仰，捲起嘴唇，顫抖。他看著自由區輸家的十二宮圖，全象天空夜總會的星群，移動，液體流下黑暗的軸線，像活體雲集在現實的正中央。直到上百的光點分別排好位置，點畫出一幅巨大簡單肖像，最終極的單色影像，夜空中的星圖。琳達李小姐的臉。

當他終於能放低視線看向別處，他發現街上所有其他的臉都在舉頭仰望，閒逛的觀光客因奇觀而靜了下來。天上的光熄滅時，此起彼落的歡呼從儒勒凡爾納回盪至梯狀平台和月球混凝土築起的層層

陽台。

某處時鐘響起，來自歐洲的古老鐘聲。

子夜。

他走了一夜直到清晨。

高峰已經消退，銘的骷髏一小時一小時鏽蝕而去，肉身漸漸固實，藥物的靈肉被他生命的肉體取代。他沒辦法想事情。他非常喜歡意識清醒卻無法想的感覺。好像變成每一件他看到的東西：公園的長凳，圍繞古舊街燈的一團白蛾，一個佈滿黑黃斜紋的機器人園丁。

錄製的清晨順著拉多一艾奇森的系统潛行而上，粉紅而刺目。他逼自己在慾物街的咖啡座吃下蛋卷，喝下水，抽完最後的香菸。他穿過洲際屋頂，擾亂屋頂上的草原。條紋陽傘下起早享用早點的人群專注在咖啡和牛角麵包上。

他還是感到憤怒。好像在某個巷子被人攻擊，醒來卻發現皮夾還在口袋，絲毫未動。他用這個情緒暖身，無法給它一個名稱或一個對象。

乘電梯下到他的樓層，在口袋中摸索出當做鑰匙的信用晶片。睡眠這回事變得很真實，可能是他會做的。躺下沙子色的記憶膠墊，再度找回一片空白。

他們在那裡等著，一夥三人，完美的白色運動裝和噴漆上的古銅膚色，襯托出手工編織傢俱的有機時尚。女孩坐在籐製沙發裡，一把自動手槍放在身邊葉狀花案的靠墊上。

「圖靈，」她開口，「你被捕了。」